

五 香 豆 丛 书

海上洋泾浜

旧上海，从一个带有原生态渔村色彩的市镇突变为畸型的商业大都会，它的起始点在晚清七十余年间，在上海近代史上一条水道不同寻常的七十余年。

成千上万的上海人走在现今的延安东路上，却不知脚下的路曾经是一条水道。

洋泾浜，是上海不可能再出土的文物了……



姚克明 著
学林出版社

姚克明
著

海上洋泾浜

HAISHANG
YANGJINBANG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洋泾浜/姚克明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4.12

(五香豆丛书/程小莹, 林震浩主编)

ISBN 7-80668-796-3

I. 海... II. 姚... III. 上海市-地方史-近代
IV. 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6280 号

五香豆丛书

策划 程小莹 林震浩

海上洋泾浜

作 者 姚克明

责任编辑 林震浩

装帧设计 周剑峰

责任监制 应黎声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5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0 万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 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68-796-3/I·217

定 价 20.00 元

序

我又一次为上海的一条水道抱憾。它似乎被人遗忘了。

几天前,我正在遥远的成都平原上参观三星堆出土文物。面对着震惊世界的金铂权杖、青铜神树、青铜纵目面具……我尽管目瞪口呆,却清醒地注意到了一个小节:这些三四千年前的国宝之所以重见天日,起因是七十多年前,广汉有户农家在挖掘一个水坑时意外地发现一些玉石器……

我想,假如没有 70 余年前的那个水坑呢?假如考古学家在以后的岁月中没有继续在那个水坑周边寻觅呢?

由此联想到上海近代史上有一条水道也曾经引起全国乃至世界注目七十余年。此 70 年与彼 70 年当然是时间概念上的巧合。问题在于,为什么许许多多聪明的上海人不记得这一条水道有着非同寻常的 70 年?他们在感怀老上海昔日风情时,经常谈论的是石库门里的本地人王葛里与苏州张好婆喜欢飞短流长、电影明星某某某服毒自杀某某某被骗怀孕、四马路上的公子哥儿如何叫局吃花酒、跷脚沙逊怎么从看门人变成大富豪、百乐门舞女穿什么样的玻璃丝袜和高开衩旗袍、DDS 咖啡馆里的“老克勒”喜欢吃火烧冰淇淋……

假如要研究一棵 150 年的大树,是仔细观察它斑斑剥剥的躯干,查看土下的盘根错节,还是欣赏某条枝叉上的零星叶片?何况这些叶片大都生长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只能说是老树的新芽。

旧上海,从 150 年前的 19 世纪 40 年代至 20 世纪初的 70 年间,从十多万人口的小县城急速膨胀到一百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从一个封建落后、带有原生态渔村色彩的市镇突变成畸形的近代化商业大都会,极为重要的阶段就在于晚清的七十多年间。关注这一条水道,是关

注一个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发生历史性变化的起始和切入点。

这条水道不是黄浦江,也不是苏州河。成千上万的上海人走在延安路上,往往忘记了脚下的路曾经名叫洋泾浜。

有言道:风起于青萍之末。150年前,正是欧风美雨吹刮到了洋泾浜。漂着绿色萍草的洋泾浜两岸,才发生了西风东渐上海的种种季候。

我的太外婆如果还活着,大约一百三十余岁。好几十年前,她对我说过,她年轻时从南市老城厢到静安寺烧香,一双小脚走到老北门船埠坐船,从洋泾浜绕到苏州河,再走到庙里,来回要一天。那个时候,她看到爱喝“黄连汤”(咖啡)的蓝眼睛高鼻头比“长毛”(太平军)还怕,但还是禁不住诱惑,要穿过洋泾浜去看“棋盘街”、亨司美马车、“地火灯”、西式衙门、外国坟山、工部局大楼、耸着十字架的洋泾浜教堂、苏州河里的人艚船、八仙桥的“燕子窝”、大马路的铁藜木地板……

洋泾浜是上海不可能再出土的文物了。

文物的价值在于它是历史的明镜。

姚克明

2004年10月25日

目 录

序	1
---------	---

洋 泾 浜 时 代

抖开洋泾浜辞典的“笑料”	2
超越地理概念的代名词	4
南市与北市	6
一幢影响上海百年历史的建筑	10
棋盘街	13
亨司美马车的前印后辙	16
杨树浦大烟囱与火油灯	19
外公用过的派克自来水笔	23
妓女引领服饰风流	27
墨西哥鹰洋	30
关于糠摆渡的对话	32
燕子窝里的烟枪	36
19 世纪中国第一赌城	39
末世花榜	42
首例公共厕所的新意	46
老长辈的“金莲”和天足	49
耶稣和菩萨谁能保佑你	53
站在望平街的窗口	57
红头阿三,老鹰来了	61
走近中国第一个西式衙门遗址	64

边缘上海人	69
永远的上海	75

东方巴黎的廓影

一顶法式儿童帽的记忆	78
“上只角”	79
马路氛围与法国梧桐	81
建筑上凝固法国音符	83
外国坟山的地下地上	86
某个高等华人某天生活细节	89
嬷嬷踏上荒野小船	92
敏体尼、雷米与黄楚九	97
所谓宽松地界	100
感言于法国驻沪领事的感言	103

鹭趋上海的宁波帮

老上海长辈议论宁波人	106
镇海的方家李家留在上海一长串足迹	109
宁波乡音说出独特故事	113
萧萧西风吹拂新式资本家	118
迅跑与离散两路人	123
顺乎时代的弄潮商	128

回望苏州河

苏州河的路	134
苏州河的灯	138
苏州河的鱼	141
苏州河的船	144
苏州河的桥	148
母亲河的是非	157

海上杂说

“大马路”的经典	160
四马路的文学时代	166
走进“申报纸”	173
“亭子间作家”新考	178
写在太平桥绿地	182
凝视百年老厂	187
曾经时髦的舶来品	191
公墓劫难亲历记	195
和旧上海足球老板议论李惠堂	201
矿石机时代	207
寻访上海古塔	212
上海人吃大菜	218
上海人吃蟹	222
上栅	226

洋泾浜时代

民间的笑料或戏谑
居然蕴含着惊天动地的历史
洋泾浜,它隐喻着一个时代的开始



抖开洋泾浜辞典的“笑料”

洋泾浜,在上海的乡土典故中常常被引作笑料。事实上,这个话题并不轻松。

我算是小有眼福,在我老外公的房里看到过一本发黄发脆、稀奇古怪的辞典,叫《洋泾浜英语会话手册》。上海现在大概只有百岁老寿星对此还有记忆。当时我还是中学生,很很好奇,便翻看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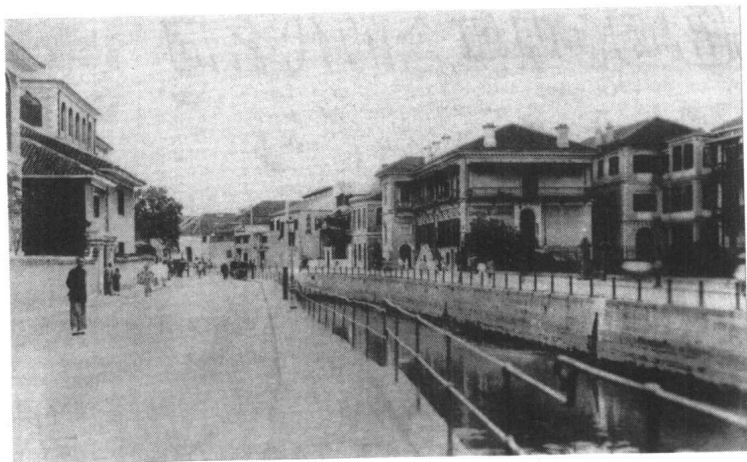
“来叫克姆 (come) 去叫谷 (go), 是讲也司 (yes) 勿讲拿 (no)”, “雪堂雪堂请依坐,翘梯翘梯吃杯茶”……

什么滑稽话?我笑起来。



1.1.1

图 1.1.1 19 世纪中期的洋泾浜



外公也笑起来，接口说：“年高啞二 (old) 少年阳 (young)，法达 (father) 父兮妹达 (mother) 娘，密克司高 (mixcourt) 会审处，从前大概叫公堂。……噢噢，还有还有……钞票麦克麦克 (多) 多，何洛山姆 (全部) 统用光……”

笑归笑，外公还是把这种滑稽语言解释清楚了：这叫做洋泾浜英语。就是以上海话为母语，夹杂英文单词；或者是英语语法上海化：总之，中西混交，不伦不类。这种语言产生的原因是，1845 年上海的洋泾浜边上出现了第一块英租界，英国人从此频繁地同上海人接触，两种不同的语言碰撞后便产生了杂交的变种。19 世纪后期产生的《洋泾浜英语会话手册》，就是供当时的上海人使用的。外公从小在上海读书，后来又在英国人的洋行里做过建筑设计师，自然也备上了一本。

四十多年前，我少不更事，自以为弄懂了“洋泾浜”笑料的出典，现在却感觉到笑不起来了。

民间的笑料或戏谑，居然蕴含着惊天动地的历史。

假如今天让我为这本早已绝版的辞典作一个注释，我想说，它隐喻着一个时代的开始——

西风初渐洋泾浜。

图 1.1.2 19 世纪末期，洋泾浜东段两边的建筑已经西化。

抖开洋泾浜辞典的“笑料”

超越地理概念的代名词

“两千年看西安，五百年看北京，一百年看上海。”某套煌煌十几卷的上海史书中如是说。

但愿我的附会不是狗尾续貂：“一百五十年前看洋泾浜。”

打开新上海地图，延安东路从外滩到西藏路这一路段，就是从前的洋泾浜。

洋泾浜，一头通向黄浦江，一头连着八仙桥周泾浜。宽不过 30 米，长也就千米。它与上海县城城墙平行而流，相距半华里路。花开花落，船过鸟飞，要不是鸦片战争的炮火击毁了吴淞炮台，这条不知流淌了多少岁月的河道，照旧在世界上默默无闻。

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出名了。

我在上海历史文物陈列馆中看到一张上海英租界早期地图，现在世所罕见。从它依然鲜明的色彩上，清晰地标示着 1845 年 11 月上海有史以来划出的第一块英租界，以洋泾浜为界，东临黄浦江，北至李家场（今北京东路），西至护界河（今河南路），占田 830 亩。3 年后又扩展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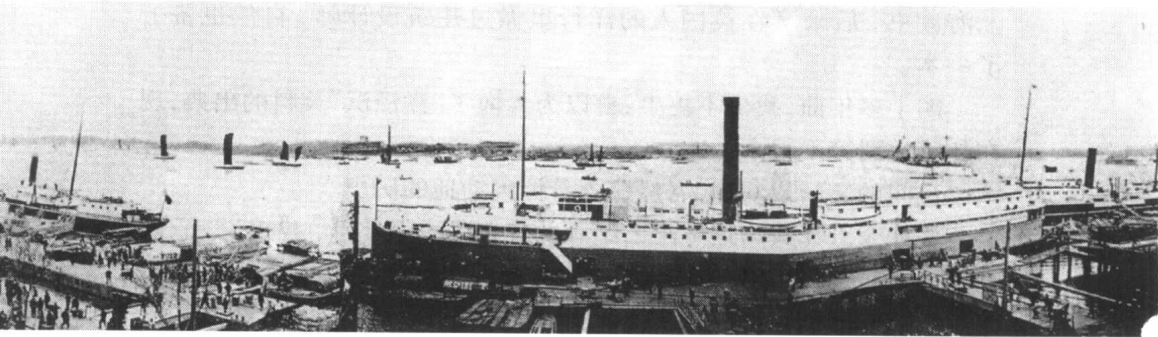


图 1.2.1 19 世纪后期，洋泾浜流入黄浦江口法国码头。

海上洋泾浜



成 2 820 亩，北至苏州河，西至周泾浜（今西藏路），南面，仍然以洋泾浜为界。

洋泾浜以北，黄浦滩边这一大片土地，当年是什么模样？我用一两句话就可说清楚：上海县城的郊外，长满芦苇野草的荒滩泥地，还有坟茔处处。

1843 年 11 月踏进上海的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上尉，却别具慧眼。日出日落，他经常在洋泾浜与黄浦江交汇处踟躅、思考。江边，地势开阔，可以泊军舰、商船。往东，可出吴淞口；往西可进苏州河。换句话说，一边可通全世界，一边可进中国内地。这里恰是上海的咽喉要冲。在此扎下根来，日不落帝国在中国的未来正未有穷期。他的智商并不比他那些当时在印度、缅甸、尼泊尔升起米字旗的同胞们低下。

洋泾浜从此以界河出名。

4 年后，并不甘居人后的法国首任驻沪领事敏体尼先生，依葫芦画瓢，“永租”了夹在洋泾浜与上海县城之间 986 亩土地。

洋泾浜又变成一个代名词，超越地理概念，专指上海的西方租界。

洋泾浜开始了一个时代。

图 1.2.2 今日延安东路外滩。图中高耸的是原洋泾浜气象台。左边的延安东路渡口即洋泾浜流入黄浦江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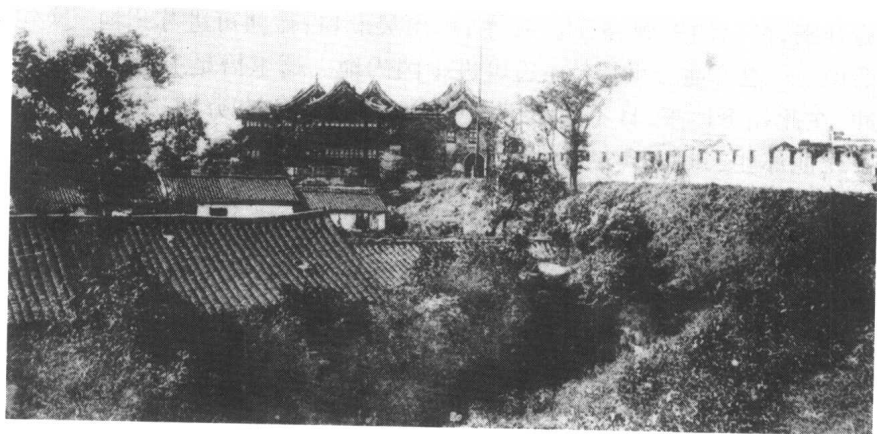
超越地理概念的代名词

南市与北市

有一种历史现象值得思考。上海,有许多古老的地名,像老北门、老西门、大南门、小东门,至今还在流传;相反,仅仅百余年前还盛传一时的地名,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今天有几个上海人知道北市?

北市,我的太外婆(我父亲的外婆)指称的就是洋泾浜外国租界。太外婆生于清同治头十年间,大约 1870 年前后。我念高中时,她已经九十出头了。一双小脚摇摇晃晃,记性却极好,闲着聊天时,时常说“侬城里怎么怎么”。我问她:“城里”不就是南市吗,为什么不说南市要说“城里”?她笑起来,说,“依迪个小囡当然不晓得,侬小辰光,旡没南市迪个叫法,侬从小叫‘城里’叫惯了。后来洋泾浜叫北市了,‘城里’就叫南市了。”

从史料上查证,太外婆的说法是对的。但还应该补充几句,洋泾浜英租界初始,“城里”人的叫法不是北市,而是“夷场”。“夷”显然指的是



1.3.1

图 1.3.1 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大境庙



1.3.2



1.3.3

蛮夷。

据说,那位巴富尔上尉刚到上海,被轿子抬进“城里”时,有个姓顾的商人以年租 400 元为价,出租一个有 50 多间房屋的大院给他做领事馆。第二天就有一大群拖着辫子的“城里”人围观“珍稀动物”。看他眼睛蓝、鼻子高、头发黄,看他刷牙齿、刮胡子、梳分头,看他打领结、吊背带、穿洋装,看他煮咖啡、涂白脱、抽雪茄……“洋鬼子”、“洋鬼子”乱嚷嚷。这使得领事先生十分恼火,“蛋姆普罗”骂了几句,立即命令属下关闭门户,并且思考着日后必须华洋分居的策略。这种事在“城里”传得沸沸扬扬时,我的太外婆还要迟十几年才出世。但恰恰在这十几年中,发生了太平军战事,发生了“城里”小刀会起义,几万难民逃出“城里”,逃到洋泾浜外国租界避难。这就是华洋从分居到杂居的开端。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中有许多是围观过巴富尔上尉的。有许多商贾乡绅、文人雅士还天天坐在九曲桥附近的茶馆里喝茶聊天;或是诗颂龙井碧罗春,贬称咖啡为黄连汤;或是盛赞长袍马褂有风度,挖苦粗呢洋装是麻袋布;或是大谈竹笋腌笃鲜算得上人间口福,讪笑面包涂黄油是穷吞猪油;或是指点豫园假山城隍大殿为天下仙境,讥讽黄浦滩上的几间木板洋行是与坟场作伴的鬼屋。总之是尽数“夷场”之蠢。

但,历史同这些“城里人”开了个玩笑。当我太外婆落生到这个“城里”世界时,“城里人”已经改称“夷场”为北市了。“夷”是叫不得了,洋人在上海的威势已经如日中天。北,是个方向概念,相对南面的上海县

图 1.3.2 今日上海保留下的唯一一段大境庙城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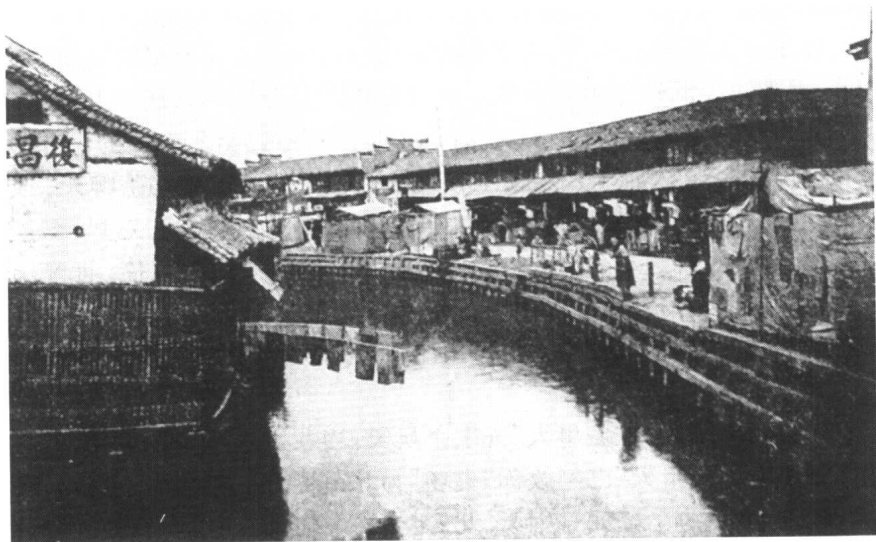
图 1.3.3 今日上海老街

城；市，因为昔日的坟滩已经楼市成群，蔚为奇观了。

当年的沪上文人纷纷唱起竹枝词，以记北市胜景：“四围马路各争开，英法花旗杂处来，怅触当年丛冢地，一时都变作楼台。”

我曾经问过太外婆：“你去过北市吗？”她说：“怕去。想去。还是去了。”

怕去，是城里的小囡都怕洋鬼子。想去，是时不时听到大人们在传说北市的稀奇。后来她还是请求母亲带着去看看。那个时候，太外婆住在南门往东一带，城里有一百多条曲里拐弯的小街，从南门走到北门，要20几分钟。出了北门，大约不到10分钟，就是洋泾浜了。洋泾浜很热闹。这里是南市人与北市人交往的前沿口岸。这个口岸主要便是桥。原先的桥，有三座，一座在通黄浦江口的地方，还有两座在如今的河南路近旁。太外婆跟着母亲就站在河南路边的三茅阁桥上。她们胆子小，桥上五花八门的人都有，有看头。做生意的人在讲经头，本地话、潮州话、宁波话、闽南话、英语、法语……都有，杂七杂八的洋泾浜英语就是在这些地方流行。花枝招展、荡来荡去的咸水妹在寻客搭讪。小偷、扒手在人缝里钻来钻去轧苗头。小贩身上背着箩



1.3.4

图 1.3.4 南市与租界间的护城河

海上洋泾浜

筐、地上摆着摊铺在叫卖洋线团、老刀牌香烟。大亨模样的人坐在藤椅上抽雪茄，旁边围着一群人不知干什么。据说，杜月笙最初就在这座桥上混过。桥下站着外国巡捕，其中就有红头阿三。太外婆和母亲看见他们很怕，所以就不敢下桥。桥上也好看见北市的马路、楼房。马路又宽又整齐，纵横十字交错，像个棋盘。完全不同于城里小街弯弯绕绕。楼房一块一块像搭积木，红瓦白墙，券廊阳台，哪像城隍庙的飞檐流角、秦砖汉瓦？太外婆看呆了。她回忆说：“前世里没见过。”

这就是北市。

太外婆 20 多岁的时候，也就是 19 世纪快结束了，北市又变出了“前世里没有见过”的模样。大马路外滩成了“万国建筑博览会”，大马路通了电车，驶了汽车，街市如潮；以大马路为中轴，周围方圆几倍于县城的土地上已是万商云集，灯红酒绿，俨然是一个新起的国际化都市。北市与南市已经在地域、面貌概念上完全不对称了。北市的名称换成了“洋场”、“十里洋场”。想当初，在九曲桥附近茶馆里数落“夷场”的商贾乡绅、文人雅士，虽已年迈，老态龙钟，充满了失落感，居然也放下架子，坐着黄包车、电车，说是“要到上海去兜兜风，开开眼界”。可见得北市的名称已换成了上海。南市已经偏隅一角，成为上海的附属，它不得不把自己祖传的名号上海让出。

700 年与 70 年，时间概念上是 10 倍之比。南市老城厢在 700 年悠长岁月中，几乎凝固如昨。北市洋泾浜在 70 年短暂日子里，迅速蜕变。

南市的名号逊位与北市的地名更迭，可悲？可贺？可笑？可思？